

# 紐約時報為何刊登傅瑩“論美中關係”的文章

新聞來源: 紐約時報



美中兩國的農業部長於2017年在北京舉行會談。兩國關係在過去四年中受到了損害。

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十幾歲的我，在一個演講廳里聽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宣稱，中國很快將成為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而所有的美國年輕人都需要更多地去瞭解它。

冥冥之中，這個信息引起了我的共鳴。同年，我開始學習普通話，並且第一次到亞洲旅行，就在英國將香港移交給中國統治的兩天，我到了香港。之後我曾多次去上海、北京和香港，在那里生活和報道。

當然，基辛格是對的，儘管有人可能會說，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他在中國問題上的導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所看到的威脅——這是一個無情的威權政權，其存在是為了“培育自己的幻想、懷抱仇恨、威脅鄰國”。

正如時報的新聞版面和觀點版廣泛記錄的那樣，在中國的經濟和產業政策推動代際更迭的同時，中國將多達100萬維吾爾人和其他虔誠信教的少數民族關進拘留營。它剝奪公民的基本人權，扼殺了任何政治反對的苗頭。此外，中國還通過軍事化和掠奪土地，對美國及中國的區域競爭對手採取威脅性行動。

今天，我們發表了一篇由中國政府官員傅瑩撰寫的專欄文章，其內容和言外之意讓我們得以深入瞭解2020年北京的想法。傅瑩是中國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比她的頭銜所傳達的重要得多。她是中國地位最高的女性之一，被普遍視為溫和派。

到目前為止，這篇專欄文章是中國政府關於喬·拜登(Joe Biden)當選總統的唯一官方聲明，超越了通常的陳詞濫調，因此我們認為它值得發表。不可否認，美中關係在過去四年中受到了損害。傅瑩是在闡述她的政府計劃與

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條件。

這些條件既包括含蓄的威脅，也包括橄欖枝，可能會對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傅瑩認為，中美兩國軍方應該在戰略層面進行對話。她認為兩國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和數字安全方面有合作的空間。“中美如能攜手與其他國家同心協力應對這些挑戰，多邊主義將繼續為人類進步帶來希望。”她寫道。

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想法——需要進行多邊合作，而拜登和他的團隊似乎也致力於此。與此同時，自理查德·尼克松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會告訴你，與中國打交道的問題永遠是：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 傅瑩：中美構建合作-競爭關係是可能的

北京——正所謂大國政治無邊界。未來美國政策的方向成為許多中國人熱議的話題。毋庸諱言，過去四年中美關係受到嚴重損害，雙方都表達了許多不滿和關切。

美國認定中國要爭奪世界霸權，而中國人看到的是美國處處阻擋中國前進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進程。

似乎雙方都確認對方是錯誤的一方，一方提出的倡議總會被視為對己方利益的損害。

例如，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旨在促進更多的經濟增長和更大的互聯互通，而美方視之為一種謀求地緣政治主導力的戰略。

隨著兩國關係近年變得更加緊張，華盛頓開始打壓中國科技企業，給中國留學生製造麻煩。我遇到許多曾經在美國留學的中國青年企業家，在兩國經歷了多年富有成效的合作夥伴關係之後，他們現在被美國視為安全上的威脅，這使他們感到很困惑。將人文交流也都政治化的做法，令很多人擔心曾經惠及雙方的紐帶還能否再現活力。

重新激活中美關係時，重要的是準確判斷對方的意圖。中國無意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也無需擔心美國改變中國的制度。

中美這樣兩個強大的國家若因誤判而滑向衝突，那將是歷史性悲劇，必然要損害兩國的根本利益，讓許多企業乃至普通民眾付出代價。

中美兩國政府各自都有重要的國內議程去關注，即便競爭不可避免，也需要

合作管控好。兩國是有可能通過解決彼此關切來發展某種“競合”(合作與競爭)關係的。

在經濟和技術領域，規則和法律須得到遵守。北京重要的是傾聽和解決在華美企提出的合理關切，比如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網絡安全和隱私。中國一直在這些領域做出努力，不斷完善法律、從嚴執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剛剛通過了對著作權法的修改，其中就包括了加大對侵權行為的處罰力度等內容。

而華盛頓則應該為在美經營的中國企業提供公平的環境。美方對華為公司在尖端領域擁有優勢的恐懼，不應該以政府霸凌的方式表達，這樣做不僅傷害到相關企業，也阻礙了人們從新技術進步中獲益。美國政府應該做的是鼓勵自己的企業與華為開展合作和競爭。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試圖禁止頗受歡迎的社交平台TikTok的做法也是很不公平的，美方並沒有能夠公開證明其所謂違反安全的說法，而TikTok承諾了要遵守美國的所有法律和規則。

華盛頓以所謂國家安全為藉口打壓中國企業的論調在中國人看來都是很虛偽的。因為中國在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引進了各種西方技術，也歡迎美企進入中國。這並沒有妨礙中國維護國家安全。

所以，如果雙方能夠進行平等和坦誠的談判，應能為長久互利交往奠定堅實基礎。

在政治領域，美國早該放棄干涉他國內政的習慣了。多年來美國的全球干預行為屢屢碰壁，例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華盛頓應該從中吸取教訓。美國擔心外國干預自己的總統大選，那麼是否也應理解為何他國對美國的干預如此敏感。

美方指責中國制度或者針對中國的國內政策採取行動令中方反感。當然，中方也需要



更加主動地向外部世界提供第一手信息，讓外界更好地瞭解中方的立場和行為的緣由。

中美應當相互尊重、承認各自政治制度不同、各美其美，從而營造一種更加平和的氣氛。

在安全領域，雙方都有責任維護和保持亞太地區多年來所享有的和平、安寧局面。美方需要尊重中國人對國家統一的信念，不要在台灣等問題上挑戰中方，或是介入南海領土爭議。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海軍的成長給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帶來壓力——美國海軍一貫自恃是該地區的主導力量，中國這個強大本土力量的出現令其感到不安。美軍針對中國申明擁有主權的領土進行抵近活動遭到中國軍隊越來越強的反對。

美方漠然對待中國在台灣和南海領土爭端問題上的關切，不能不讓中方懷疑其動機何在：美國是否想幫助台灣實現獨立，是否想在(南海)爭議中選邊站隊幫助其他爭議方，要像過去的帝國主義者那樣欺侮中國？

為了避免誤解和意想不到的衝突，兩國軍方可以在戰略層面開展對話，以建立有效管理潛在危機的機制，找到和平共處的路徑。

這並非不可能。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中美就建立了海上安全磋商機制，後來還建立了處置海空意外相遇的規則和平息可能發生的危機的熱線系統。近年兩國建立了重大軍事活動相互通報機制。

現在需要的是坦誠談話以更好地瞭解彼此意圖和培育信任。

最後是在全球層面，中美合作的空間和需求很大，最緊迫的是抗擊新冠疫情的合作。

兩國科學家以往在應對衛生危機上有着堅實的專業合作經歷，應鼓勵他們再度最大限

度地發揮相互交流和聯合研究的潛力。中國和美國在疫苗研發方面都有豐富的資源，如果兩國能夠攜手提高全球疫苗的可獲得性和可負擔性，整個世界都會因此而獲益。

氣候變化是另外一個迫切需要關注的領域，世界期待中美發揮引領作用，兩國有許多事情可以一起做。至於其他全球議題，諸如經濟穩定、數字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也都需要團結協作來應對。

中美如能攜手與其他國家同心協力應對這些挑戰，多邊主義將繼續為人類進步帶來希望。

## 《紐約時報》解讀傅瑩文章 華向拜登提合作條件



傅瑩是中國著名的女外交官。

(星島日報報導)美國民主黨拜登如無意外將入主白宮，他的外交及國安班子主張與中國建立“競爭合作”關係。美國的《紐約時報》本月二十四日刊登了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現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傅瑩題為《中美構建競合關係是可能的》文章。《紐約時報》還刊登評論稱，傅瑩的文章向美方拋出了橄欖枝也定出了紅線，是“中國政府首度系統地向拜登政府提出合作條件，深具參考價值”。

傅瑩在文章表示，中美關係在過

去四年受到嚴重受損。重新激活中美關係時，重要的是準確判斷對方的意圖，中國無意取代美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也毋須擔心美國改變中國的制度。中美兩個強大國家若因誤判而滑向衝突，那將是歷史悲劇。

傅瑩認為，兩國即使競爭不可避免，也有可能通過解決彼此關切來發展某種競爭與合作關係。在經濟和技術領域，規則和法律須得到遵守，北京要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網絡安全和隱私，華盛頓則應該為中國企業提供公平環境。在政治領域，美國“早該放

棄干涉他國內政的習慣”，美方指責中國制度或者針對中國的國內政策採取行動令中方反感，中方也需要更加主動地向外部世界提供第一手信息。

傅瑩還在文中劃下中美關係紅線，稱美方需要尊重中國人對國家統一的信念，不要在台灣等問題上挑戰中方，或是介入南海領土爭議。

在未來中美合作空間上，傅瑩指出，中美合作的空間和需求很大，最緊迫的是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如果兩國能夠攜手提高全球疫苗的可獲得性和可負擔性，整個世界都會因此

而獲益。

《紐約時報》社論版執行主編金斯伯利(Kathleen Kingsbury)之後發表評論表示，傅瑩這篇文章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關於拜登當選總統的唯一官方聲明，“超越了通常的陳詞濫調”，“不可否認，美中關係在過去四年中受到了損害。傅瑩是在闡述她的政府計畫與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條件”。

金斯伯利指出，這些條件既包括含蓄的威脅，也包括橄欖枝，可能會對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金斯伯利認為“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想法——需要進行多邊合作，而拜登和他的團隊似乎也致力於此。”

### 傅瑩簡歷

傅瑩(1953年1月-)，蒙古族，內蒙古通遼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職業外交官。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畢業，英國肯特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研究生。曾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是繼王海容之後中國第二位女副部長。先後擔任過駐菲律賓、駐澳大利亞、駐英國等國特命全權大使，是中國第一位少數民族女大使。

### 早年經歷

傅瑩1953年1月出生在呼和浩特市。她的父親阿民，是著名蒙古族哲學家艾思奇的學生，曾官至中共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16歲時，傅瑩“響應號召”，到內蒙古的一個農場進行勞動；1970年，進入當時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廣播站工作，並自修高中課程；1973年，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到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習，選擇第二外語為法語，後又學習羅馬尼亞語。

1977年，大學畢業後，傅瑩進入中國外交部工作，開始了職業外交官生涯；曾先後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和外交部翻譯室工作；1985年，被派赴英國肯特大學進修，並獲得國際關係碩士學位。回國後，傅瑩回到外交部翻譯室，逐步獲得陞遷；歷任三等秘書、二等秘書、培訓處副處長、英文處副處長等職。在此期間，她曾為

鄧小平、楊尚昆、江澤民、李鵬等中共高級領導人擔任翻譯工作，陪同出訪，參加重要會議。

在外交部亞洲司工作期間，傅瑩獲得重要外交工作歷練，於1992年至1993年間，赴柬埔寨參與聯合國的維和工作。自柬埔寨回國後，傅瑩繼續在亞洲司工作，先後擔任綜合處處長、亞洲司參贊，主管綜合調研、東盟事務以及亞太安全等方面的工作。1997年，調任中國駐印度西亞使館，任首席館員公使銜參贊(德語：Gesandter-Botschaftsrat)。

1998年11月，江澤民頒佈主席令，任命傅瑩為中國駐菲律賓第八任大使。這使她成為中國第一位少數民族女大使，也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女大使[4]。一年後，傅瑩升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是該司成立以來的第二位女司長。2004年，她再次出使，任中國駐澳大利亞第十任大使；三年任期結束後，又改任中國駐英國大使。2007年6月12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接見了傅瑩。

2010年1月，傅瑩回國，升任外交部副部長，成為中國第二位女性副部長。2013年，卸任。

2013年3月，傅瑩被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主席團任命為大會副秘書長、兼大會發言人，成為全國人大第一位女性發言人；在這屆人大會議上，她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並兼任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2018年3月，連任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並擔任外事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2019年4月，傅瑩受聘為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後又兼任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名譽院長。

### 重要外交事件

\* 1991至1992年間，傅瑩參與了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就有關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談判工作。

\* 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期間，經歷了東帝汶危機、阿富汗戰爭、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等事件，並參與處理朝鮮半島核問題、積極推動六方會談。

\* 在澳大利亞擔任大使期間，經歷了駐悉尼領事館政治參贊陳用林以及原天津市國內安全保衛局工作人員郝鳳軍等人的叛逃事件，努力消滅這兩起事件給中國造成的負面政治影響，並積極推動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雙邊關係。

\* 在2008年西藏騷亂發生後，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在英國受阻，傅瑩以中國駐英大使的身份在英國《每日電訊報》撰文，對示威者試圖奪取火炬的暴力行為加以譴責，並抨擊西方傳媒企圖把中國“妖魔化”；同時，她還警告“中西間瞭解的鴻溝愈來愈大”；而中國則更需要“保持耐性”，“等候世界瞭解”。

\* 2009年4月，傅瑩和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及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一同參加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訪談節目，就中國對2009年倫敦金融峰會的看法和期待進行闡述，並為中國的立場進行了辯解。她表示“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當西方用‘富裕’、‘有錢’和有大量外匯儲備等此來描繪中國時候，中國的民眾感到是在吹捧中國，甚至是在忽悠中國”。

\* 2020年2月，在當年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傅瑩利用提問機會，當面駁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向歐洲國家宣傳抵制華為5G網絡技術的立場，在中國國內獲得關注。

